



如沐春風

一本書的想像

● 周靜佳*

三月初在臉書及撲浪上流行一個小遊戲，不斷有人發佈這則訊息：

今天是倫敦的世界圖書日，拿起你手邊一本書，翻到第五十六頁，將第五個句子發佈成你的狀態，並且把這個規則寫下來當作回應

因為一直被引用串聯，所謂的「今天」其實並不確定是哪一天，這自然是反映了網路訊息傳播常有的以訛傳訛、不加求證之現象（維基百科：1995年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4月23日為世界圖書與版權日（或世界書籍與版權日）。漢譯另有世界讀書日、世界閱讀日諸種）。若不從這角度討論，向來不玩信串的我，卻相當欣喜難得有此以「書」為主角的遊戲，那未加求證的「今天」意外變成無時限的日期，讓閱讀一直一直延伸……。這遊戲真的很有意思，使人對於朋友正在看什麼書，保持高度的「窺探」興趣。尤其這種斷章取「句」的新鮮玩法，不能把書迅速翻過，反倒要特別留意去探望坐落在特定地址（第56頁第5句）的文字住民……，引起興趣的力道的確可觀！（相形之下，也難怪學校裡一成不變的「讀書心得報告」，終究是讓人逃避的功課。）遊戲中令人好奇的某頁某句，似乎凝定成一種狀態，等待被開啟與分享。這天馬行空的遊戲，引我想起賈斯柏·弗德的《穿越時空救簡愛》，也是建立在「閱讀」，極具想像力的科幻之作。那是一個人們瘋狂愛書的世界，自動販賣機裡賣的不是可樂咖啡而是各種書籍，路邊公共電話可以收聽名作朗讀，那裡的犯罪事件是掠劫文學名著原稿，甚至是進入書中世界，擅自竄改情節，比如綁架《簡愛》的女主角，讓經典天翻地覆……。

* 周靜佳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進修中。

與這些遊戲、想像的興味全然相反的，是升學考試後整理書櫃的經驗。大本厚重的課本與參考書：翻讀過的，上頭若不是各色筆跡圈畫的重點，就是百無聊賴的塗鴉，若是幾乎全新未動的，則空留著整頁密密麻麻待寫的考題；還有夾雜其中成疊的講義、考卷，一回又一回，既細瑣又重複，令人望之生畏……。這些讓書包日益沉重，學子從早到晚急著塞進腦子的課本、參考書、講義考卷，升學考試之後，一夕之間便成了捆紮回收的廢紙。即使全新未動的，也不一定送得出去，因為各校有不同選本，而眾家長都不敢怠忽，早已為子女備好這些「升學利器」，最後連要秤斤賣回舊書店，都因版本更新而乏人問津。想到青春年華的學子，如郝明義所說，正是「意識到自己是個自主的人，感覺到自己對世界與人生需要有自己的好奇與思考之後，自然會發現，透過文字來進行閱讀、寫作、思考，這三者會交互成為多麼私密、多麼貼心，也多麼趁手的工具，以及朋友。」然而現實的狀況卻是，年輕的活力不是跟喜愛的閱讀作伴，而是用那麼多的時間在跟「題目」奮戰，文字等同考試，讀書與成績連結，學子被關進分數的監獄，被大量餵養直至反胃。童年時床邊故事的記憶早已遠去；剛學會認字閱讀時，攤在腿上用手指在平滑書頁上逐字辨認的印象也越來越模糊……。原本應該盡情享受閱讀樂趣的時候，卻因升學的壓力戛然而止。如果那盤踞書櫃的，不是教科書與參考書，而是一本本無論是出於知識的好奇、故事的迷人，或只是片語短歌、勵志雋語，無論是珍重購得或從圖書館借回，因為是自己挑選來享受探索樂趣的，因為烙記了成長的悲歡，每回重撫，一如小晏鷓鴣天的「醉拍春衫惜舊香」，最終的結果應該不是這樣棄如敝屣的命運吧。

因為有上述的感觸與想法，很希望學生能為自己完成什麼，而不只是一份被指派的，只為分數繳交的作業。因此，在「文學與生活」的課堂，我大膽嘗試讓學生為自己編一本書。初聽這樣的構想，同學大都覺得不可能，我則盡量給予協助：提供不同的作品，從各種角度讓他們學習可以擷選的題材；鼓勵他們帶自己喜歡的書來，一起研究該書的編排理念與設計的優劣；與他們討論選定的主題與發展的方向……。坦白說，有些同學對「書」沒有概念，根本沒有編輯想法；或是仍跳不開交報告給老師的框框，有些甚至只是一篇長一點的作文而已。還好仍有令人感動激賞的作品，他們編寫收藏生命重要的故事，回溯並深化自己的興趣專長，用手工、用照片，製作獨一無



二的「我的書」。有的人找來父母手足或是好朋友參與作序，有的人連書後的版權頁也沒漏掉……。每一本我都小心翼翼翻閱，以讀者的身分（不是「改」作業），用另外的紙張寫下我的觀察與建議。不少同學相當有成就感，為自己竟能完成一本書而興奮不已。我相信這本書以及這個過程會是他們的珍藏，而不是拿到分數後轉手可扔的回收紙張。

這幾年教育部鼓勵大專院校自編教材，加上產學案的需求，坊間相關出版如雨後春筍，數量之多令人嘆為觀止。以我個人熟悉的中文教學領域觀之，有些出版的確看得到編著者想用心突破的目標，有些出版則不免因襲舊貌，略作更動而已。姑不論彼此優劣，更艱難的問題在於，如何改變學子對教科書的刻板印象（盤算著考完試便束之高閣或轉手販賣）。國外影片中常會看到，師生在課堂上共讀一本重要經典，一路閱讀一路討論。回看自己求學歷程，當時上課的選本印象早已模糊，反之，用一學期（年）修習的專書卻留下紮實的記憶。只是，在技職體系的通識課程要推專書的學分未必合適，而一本能夠自學、修課兩相宜，既作為重要入門引導，又足供隨時查檢省思的教材實在不易得。在沒有適合用書的情況下，或許要以「量」來助成，所謂「操千曲而後曉聲，觀千劍而後識器」，大量閱讀，自然能培養鑑賞的能力。但，這會不會只能是一個想像而已呢？

